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十九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璩 按

宣公三

經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為災。

傳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傳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蕭同叔子齊頃公之母也。蕭為楚滅頃未聞發一旅以救

母族之難。乃統大眾以陵弱小之莒。有愧於晉僖矣。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在楚救蕭在前年按又以宋為晉伐宋也而晉衛俱不顧盟以恤宋

先穀罪不容誅下云歸罪不誅唐亦族之禍此時皆將已自相心謀

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傳見晉不殺宋已背清邱之盟安得獨以背盟責衛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鄭戰不得志故名狄欲為變清一名清原按今山西懷山

縣西北有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

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其族

為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通說退師者衆人所欲逆師者衆人所忌故逗撓畏怯者得無事而忠憤激壯者反受戮敗已

則取之者言已之任事敗之自此而晉人委靡之習成矣傳善傷之也

舍林父之罪不問而咎先穀卽林父亦咎之也適赤狄伐

晉乃歸罪殺之其云先穀召之卽歸罪之詞夫先軫有大

功于國當十世宥之而使之不祀以視楚之報子文相去

懸絕

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邱之使人弗去曰罪

或云連篇四
氏字見雅有
所歸

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死罪我之由也

則爲政而元

也

大國之計

按宋爲晉討陳而已禦之

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爲明年致

經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甯伯壽卒。

子宣

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

杜預以殺告故免於死

背晉救陳自
是孔達失策
然趙之以死
終矣

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伏

其罪矣敢告

諸級大夫

衛人以爲成勢復室其子

女妻使復其位

襲父

文四年晉人歸孔達時先且居爲政以爲衛之良也故免

桓子復位後
一番振作不
出一整字然
已伏不敢救
宋之根

之乃晉不救宋而討衛之救陳使臣弗去自今年之秋至
明年之春以待賢大夫之死酷矣哉林父棄師不能死事
而偏能殺以死任事之臣

夏晉侯伐鄭爲鄭故也

晉敗於鄭
遂屬楚

告於諸侯蒐焉而還

簡閱
東馬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穆

孫代子良於楚

十二年子良實於楚

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

有禮故名之

有讓國
之禮

晉景公欲繼文襄之業銳意伐鄭四同盟皆君親之非無
志於復霸也然敗鄭之後何以進將爲元帥何足以作三
軍之氣耶鄭不能禦宋方若子良父不敢安希勝楚并不
敢遽言服鄭復立之後示之以整而已

林

161

莊欲威行天下。陳蔡鄭衛已服。而宋猶服晉。救蕭伐陳。積
怒久矣。故挑其怒。以爲兵端。若鄭則已服。道何待毀。與
並使而俱誅。以無假道。乃不見以舟爲餌之迹。莊之誦侮
如此。桓文所不爲也。凡出師。須簡車乘。選將帥。而楚子部
暑早定。只待殺舟信至。身出而三軍從之。蓋一恐以作三
軍之氣也。傳極寫圍宋之勢。見宋人死守之難。以著晉人
不救之罪。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

穀氏曰。楚使申舟聘齊。齊楚之有

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

用注言魯國風上可樂也。疏誤按長

二後字四謀
字爲樂歸父

謂之晏

桓子

晏嬰

告高宣子

高曰子家

字

其亡乎懷也

於

魯矣。懷必貪。

魯人懷士

貪必謀。

人謀人。

人亦謀。

已一國謀之。

以元字起以
謀其不免也
想見當日苦
狀

何以不亡

爲十八年歸
父奔齊傳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

帛皮於是而有庭實旅百獻物陳百品於庭而獻功

於奴於是而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

庭實之飾者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

有路之多皆實所獻亦庭實也杜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

賄則無及也往則不足解義今楚在宋君其國之公說

父會楚子修

中原諸侯不爲楚滅者恃晉耳邲之役晉已大創楚人乘

勝滅虜盛怒國宋烽火遂及于齊魯曹衛之間此時諸侯

社稷岌岌故孟獻有薦賄之羞歸父有會楚之舉雖云過
急亦小國之不得已者也說者責其不約齊聯晉以拒楚

嗚呼斯時之林父已不敢窺楚一步敢言拒楚乎此正南蠻虎視主憂臣辱之日而與之言魯樂覲獻子憂國之心卽知歸父思樂之謬兩篇並列賢否可見後此所謂欲去三桓不過以張公室爲名覲大楹之獨攬耳假如其志則所以亂魯者何滅季孫

丁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

楚人平

楚人平及者自此及彼也疏云魯及爲宋人所欲非也穀梁曰衆欲之是也

六月癸卯晉

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杜預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潞氏子閭也按今山西潞

城縣東北有古潞城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王于

有古潞城

秋螽。仲孫展會齊高固于無婁相也。初稅畝公田

十改其一今又遺其餘後。冬螽生螽子以冬生過寒而

十改其一今又遺其餘後。冬螽生死故不成螽。哀悅

全饑風雨不和
反饑五稼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

終前年傳

宋既被圍嬰城死守正諸侯併力救患之日兵未及魯而望風納賄家氏以爲宣公篡立見楚戮微舒而懼也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

晉大夫

曰不可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言非所擊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

晉之彊能遠天乎諺曰高下在心

度時

川澤納汗

受汗山藪

藏疾

王八左翼

山璫璫

匿瑕

匿亦藏也

璫璫

璫璫

璫璫

璫璫

璫璫

璫璫

取垢天之道也

晉侯私不救宋故伯宗爲君其待之

說小惡不損大德之爲

爲

爲

爲

爲

爲

爲

爲

爲

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

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

反言晉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此分三段
以謂一段爲
主謂不救宋
即不離宋亦
非伯宗之守
信中與解揚
致命可謂不
渝其信矣然
揚之致命致
其孫宋之命
也揚守信于
晉晉爲其信

于以失信
楚子失信
能長而楚不
能苦正與晉
失信于宋而
誑之以收反
對轉入華元
以信于子反
爲信既結出
無虞詐以守
其信見其詳
者獨晉人耳
以發明聖人
專辨晉人之
義

耶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迷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
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
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
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
信無二命。欲行信者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
無賁。廢墜也。又不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按
致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下臣獲考也。
死又何求？葉氏曰：古人審乎性命而定乎言。楚子舍之以歸。
按楚莊此舉，夏五月，楚師將去宋，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
見竟大之度。王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稟言焉。王不能答。
未服宋而去。申叔時僕也。御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楚
故曰：棄言。

注云：移脈也。子反則呼宋人映照國歸。不從與燕。病內映照無虞無詐與商下在心映照法處見其章。

子宋分兵歸田示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脉起

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

利道之華元蓋用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炊也姓名因而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去我三十里唯

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宋解子反夜為華元所規懼

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補注：平則不書盟兵交禍結以平為重。孔疏：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為此聯。

華元殺申舟以報田孟諸之辱壯哉何大義之激發也楚

子圍之經歷三時師老而糧匱矣晉景此時大有繼霸之

心使執政有人則晉攻其外宋擊其內宋圍解而晉霸振

乃聽伯宗之邪說舍垢納汚甘居人下蓋林父使之也願

不救宋而明告於宋。早與楚平。猶免生靈之塗炭。而曰晉師悉起。欲其同守。退敵。固以爲已功也。中段寫解揚棄藥。忠義可以薄青髮而貫金石。揚不敢反其言。致其君命。晉顧反其言。以欺與國。易子析骸。晉實使之。寫解揚所以斥晉侯也。楚莊假無畏一死。作伐宋引線。原非爲無畏復仇。申辱叩馬。憤不能答。因以虛聲喝。而宋卒與之平。皆晉人爲之也。春秋晉國人物。如伯宗。師曠。女齊。史趙之屬。皆當時所謂君子也。述其居心忠恪。時進諫言。而伯宗乃爲荀林父言不救宋。師曠爲荀偃言不討衛。女齊爲韓起言必事楚。盡爲權臣所脅。忤意則赤族。是憂賢如叔向。猶委曲迎合。趙武謬云。楚爲晉細。況其他乎。雖不可謂非諸

此與上篇對
看同一伯宗
千秋來則云
遠矣哉伏則
云封亂世以
不救宋之禍
在人而不在
之則已也
名者非也
事以是非查
告於君而
糾之至林
父每事則使
以人代言而
已若不與
其後傳為衣

人之玷然此日之時勢已兆分晉之局矣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杜解為政而殺之又

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

雋絕異也言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按亦林父狄

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齊酒二也棄仲章而奔

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潞侯國按虐我伯姬四也

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登罪也後之人或

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若之何待之不

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呂諤林父善

其不盈伯宗幸人之觀惟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

惡其疎政事是而心非也故滅也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

故滅也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

亂則妖災生故文原正爲老案原義文非書盡在秋矣晉侯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路晉侯
書師不以主將告也今通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趙木訥曰外不能制楚而內滅狄雖若緇小功之察然猶
勝於緇小功之俱廢也終春秋之世不復有狄患者晉之
力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

三人皆健王孫捷殺召戴公及毛

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

卒立召襄召襄公之子也

之子不從蘇

卒立召襄召襄公之子也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

輔氏在秦西北有輔氏城

晉侯治兵於稷以畧狄土

畧取也稷晉地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故秦滅之

以兵聲勢

以兵聲勢

而獲力士洵
有所以

精云必在
必以爲
身一情字
引解
以義也
千古臣子
多

秦而東行定狄地。稷按今山西開喜縣南。立黎侯而還。其地
有稷神山。山下有稷亭。卽召侯治兵處。
故晉後及雒魏。顓敗秦師於輔氏。晉侯退及郤也。雖獲杜回
立之。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之父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顓曰。必
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
治也。按治謂病及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也。亢樂
杜回。顓而顓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汝
顓陟。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
秦自二年伐晉。晉不報伐。越十四年。秦桓公乘晉霸之不振
脩先人之愆。豈知子之於父。如其道。急於象賢。如其非道。
當先幹蠱。先君仇晉睦楚。以漸周室。不道之大者也。故傳
於魏。顓從父治命。不從亂命。詳寫而聖經深罪秦桓之義。

自見傳志列國以人殉葬者有秦穆公宋文公卽晉景公命殺小臣皆殉也不特大國之君也邾莊公遣命殉五人則知小國之君亦用人殉矣又不獨諸侯也魏武子命其子殺二妾季武子謂正常曰無死檀弓載陳乾昔命二婢夾我則知此時大夫往往以人殉矣蓋王楚不明殺人如戲至秦武公用六十六人秦穆公用百七十七人之多傳特書獲杜圉事以爲用治命之獲冥佑則知妄殺人之必受天誅也雖不免啓因果之說而其挽人心而扶世道用心爲已繁矣按明制定之否秦錄云漢宗臨前朝非至今遂爲定制黎侯自莊公末年爲狄所滅君臣寄棲于衛衛宜與以中露泥中二邑不能救式微所爲作也自此黎侯君臣力圖恢復而

此爲叔父
一得書事已
爲林父所風

大雅廣言之

黎興至此百數十年。又爲赤狄所滅。景公林父畧狄土。復立黎侯而還。此一盛德事。齊桓之存三亡國。無以加焉。豈晉告諸侯。但云滅潞而未及存黎。經無由書之歟。又豈晉卽會爲已附庸。故聖人畧之歟。

晉侯黃桓子狄臣于室。

杜預

亦黃士伯

杜預

以爪衍之。縣曰。

吾獲狄土于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杜預

羊舌肸

杜預

叔向說

是賞也。

杜預

曰周書

杜預

所謂庸庸

杜預

此物也。

杜預

能用可用。

杜預

文王

杜預

上伯庸中行。

杜預

君信之。

杜預

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

也。

杜預

詩大雅言文王

杜預

布陳大利。

杜預

率是道也。

杜預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

杜預

王季

曰不及十年原

叔同

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為魂魄。為成八年晉欽趙同傳。

滅潞亦攘夷狄之一事。然在林父不足償喪師之罪。而握
獨儼然居免敗將之功。迹其君臣喜得狄土。津津欣躍過
望。一腔嗜利俗腸。何嘗為伸大義除中國之患起見。而羊
舌職稱其明德。比之文王造周。不亦可恥也乎。至周獻虢
亦尊周室之一端。而原叔將事不敬。不出康公之料。傳並
識之。明晉伯之衰也。

初稅畝。非禮也。

按廿二而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而畝公田十

通以豐財也。

按四字包有若百姓足四語大意。

冬。稼生。饑幸之也。稼未為災。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吉而書之。

蝗未成。蟲尚不為災。必書者。謹異也。中間插一饑字。覺民

時皇皇下幸之吏醉

經

戊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滅赤狄氏今又并其地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洛陽宣榭講武

別

種晉滅赤狄氏今又并其地宣榭講武

無

壁也如今之縣公羊宣王之宮則宣王之講武室也

秋郊伯姬來歸

音談

冬大有年

傳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赤狄甲氏及留吁在山西安府境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於王戊申以

在

山西安府境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於王戊申以

殺

晃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代林父也將中軍且加以太傅

之

晉侯傳見列國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肸曰吾聞

之

晉侯傳見列國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肸曰吾聞

之

晉侯傳見列國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肸曰吾聞

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言善人居位

善人在上則國無

在云周詩三

說男孫反視

直公

十

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林父已卒而傳不叙明同于趙盾以喪師之罪大也士會
爲政獻俘請命自是尊王大禮羣盜出境想見初政一新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矢火曰災

秋邠伯姬來歸出也

毛名難在前

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王孫蘇使王札子召伯毛伯國人_{不與}因而出奔則蘇
爲大逆罪不容誅出奔晉倚大國爲援也卒中其術士會
老成何無識至此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

周大相佐禮殺

高補宜
安禮不立
由合著得

升也升穀於俎。蘇詩箋云：凡非穀而食之曰穀。切肉爲穀，乃升于俎。武子私問其故，享垂故怪問之。武子會禮，季其字疏云：薦其牛體，謂之王問之。房房，武子謂已故王享亦當房。季今乃殺，豈故問之？王問之，名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牛解其體而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林解言士會，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傳六典，禮之廢久。

范武子不知王室之禮，能講求典故，脩晉國之法，使采章文物煥然更新，羊舌職所謂善人也。然恬過不峻者，又武子之罪人也。

經 已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子靈丁未葬侯申卒。公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

日有食之

不齊朔
官失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

斷道

晉地按今山西沁州東
有斷梁城斷道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

午公弟叔肸卒

例曰
公母弟

十七年

春晉侯使卻克徵會於齊杜預徵名也齊頃公惟

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賦而登階故笑之孫經殺

公之賦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賦子先

歸使樂京廬克之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使得齊

復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家衆又弗許爲成

戰於齊侯使高固晏弱子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

欽孟皆康子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即斷道

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

之左史又從
苗黃皇之吉
其大夫司
見而不失
齊也而執之
戰其書出於
克之一怒矣
故而執之
戰其地
齊侯從源正
真怒者地
別

子不責非卿按野王苗黃皇使見晏桓子楚滅嗣氏而奔晉
今爲河南懷慶府治苗黃皇使見晏桓子楚滅嗣氏而奔晉
食邑於苗地委弱時在野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
故因使而見之責扶云反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
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外不逮言也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
或志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
沮之也沮止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
者曰苦絕若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三子
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之言信也吾不既過矣乎
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附注言三子見
遠使之心今又久執不歸使反者得辭反者得辭以有辭而
必將背晉是成其悔心也使反者得辭反者得辭以有辭而
害來者子反受事三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執使
逃去也傳言晉不能備諸侯所以誠按晏子後
于此時蔡朝南和歷之逸在明年晉伐齊盟後
賈左浦義
卷十九
宣公文
三

斷道之盟。同外楚也。或曰。謀齊。謀齊卽所以外楚也。楚至莊強。甚服鄒陳蔡。而西諸侯在宇下矣。服宋而東諸侯歸。疆素矣。又西結秦。繞出周晉之後。北聯齊。牽制周晉之東。天下大勢皆歸於楚。齊不思桓公召陵之勲。聘使南行。互爲間晉。其不忘盟主名之卽來者。惟會衛曹邾數小國。晉霸中絕禍勝言乎。故晉景翻然爲斷道之盟。若曰。齊侯親至。知其共獎王室也。乃僅以四大夫塞責。而至之者三。於是以外楚始而以謀齊終。此固天下之大機。而晉霸之大關鍵也。故經直書曰同盟。齊頃蔑視盟主。助逆惡陵。卽婦人笑客一事。蓋亦以晉當新敗之後。玩視上卿耳。魯何以忽舍齊而從晉。蓋晉徵會於齊。知必徵會於魯。歸父主。

前篇似有都
死之主事此
自漢山已視
二字以見用
非此其情

一私字亦疑
三子爲都

之也與公謀去三桓當始此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

范武子致仕初受隨謁曰隨名

交子曰變乎

土俞之子

吾聞之喜怒以類者詳易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詩小雅遄速也

而也朱子曰祉

祉音止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

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

不利于同列而

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牙乎

或至遂怒也

政快志以解亂爾從二三子

政快志以解亂

大夫唯敬乃請若卻賦子爲政

此以卻賦子爲政爲主克兩請師不許不特言侯畏事即

諸卿俱各遂巡武子謂此舉雖屬憤兵其實所以已亂懼

其益之正示以必當將順其美之意或云懼克爲亂豈有

爲亂者而能立大功於國哉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

曰弟。莊公以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

嘉好之事則仍皆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第說親之舉。索友于之好。

穀梁子云。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宜弑而非

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

曰我足矣。絀屨而食。終日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爲通恩。

也以取貴乎。春秋趙氏曰宣公之惡兄弟恥之則數梁之

說可補傳所未及。立其例而飽其祿者可少愧矣。

經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杞隱自是

將政在 天大也。莫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鄭子于鄆。甲戌。莒子

天大也。莫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鄭子于鄆。甲戌。莒子

齊頃成盟公
子入貨前
執者自常禮
近而今其
屬獄矣

旅卒

莊解吳楚之葬僭而不與故絕而不害同之夷蠻以懲衆名之內按楚君自此嘗卒。子共王審立。

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

笙遂奔齊。

大夫還不言者私之常也。不書歸父還奔善其曲以禮退笙自克也故不言出。

傳

十八年春晉侯衡大子城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

於緡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莊解齊

吳守者解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於楚不書數者行

無妻之後公旣不朝卿不往聘齊頃有嫌然未足之心至

斷道之盟公至晉境與謀伐齊於是頃公以爲負乃父助

逆之恩得魚而忘筌也遂欲興師伐魯魯懼齊之甚此乞

師于楚之故也楚師不出以楚莊之卒且與齊好也

說天如曰鄭
文公川孫子
領假朱命鄭
定公世於子
正和自爲使
惟試於次惟
大伯孫討迄
百試而不惜
也

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殺。自外曰戕。而起戕者。

卒暴之名。發怒害于鄆。
責鄆臣子不能拒難。

或曰人微者當背。殺鄆子。或曰邾君當書。邾人入鄆。先
儒謂邾大夫之在鄆者。乘其無備。猝然而戕之。皆晉伯之
衰故。小國志行無忌。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

按兼上文知楚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

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在成二年冬。蜀地。按

楚莊以梟雄之才有并周室。朝同列之志。大約與後世唯
武相類。毒害生靈。宛同神器。其心術同也。臨機應變。仁義
之言。藹如佈爲大度。謙讓之容。可掬其作用同也。俱善治
其國。明於用人。舉孫叔敖以爲相。用蒍蕩養由基以爲將。

吳公謀一第
上
想見附庸類
足之狀

與操之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者同也。舍解揚以歸。猶
魏武之禮壯。繆不殺陳琳也。滅庸滅蕭及舒蓼。無遺類也。
則與魏武之滅袁劉同。觀兵周疆而不取。動於惡入陳鄭。
宋而不取。則與魏武之不取漢鼎同。望溪謂旅在楚爲勤。
政之賢若在春秋爲犯上作亂之大盜。哉斯言實。獲我
心。乃公穀二子。極力護莊。近日儒者猶以不取三國爲有
道氣。夫弱鼎且將取之。如其可取而無患。則豈惜此三國
哉。而或又謂聖人以弱予莊。則更謬也。

公孫歸父

在襄

仲子

以襄仲之文公也。

有寵。

欲去三桓。

以張公

室。

時三桓

強公室弱故

與公謀而聘於晉。

欲以晉人去之。

冬。

秋。

去之以張大公室。

公薨。

季文子言於朝曰。

使我殺適立庶。

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一人言如出
明

義不勝私

與諸齊與公
以三子應

適謂子惡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適於楚
既不能回又不能堅事齊滑叔云夫大援
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宣叔文仲子
名時爲司寇主刑按當其時二語乃怒心所形辭氣抗厲
足履權奸之歸既而思之太阿在伊孰敢與忤于是隨口折
辱想見宜叔前宿後遂逐東門氏東門子家歸父還及笙
恭蓋逆揣其私怨也
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爲壇而張帟金剛也將既復命袒括髮
以麻約髮卽位哭三踊而出哭位公薨故遂奔齊誓曰歸
父還自晉善之也

或謂歸父欲倚晉以去三桓季氏誣之也行父三聘晉襄
仲未嘗一至歸父初聘安敢遽及此非也行父三聘俱在
文公之世宜賴齊而篡因而媚齊遂與晉絕十八年間行
父未嘗一至晉晉人未嘗不以爲憾也此時士會卻克急

欲觀魯歸父卽以實達君命者歸罪三桓猶執子之欲
去三良正不嫌其交淺而言深也況斷道之盟晉魯同好
歸父早有成謀乎乃方入晉都宣公卽世左右與聞其事
行父陰刺得之而歸父逐矣非也此時晉卿非後也則經書公遷于路後非弒也然不以欲去三桓罪而身
受弒名何也蓋乍聞其事憤極而驅出之也口中切齒於
仲意中實切齒於宣使已與乎弒君而轉欲逐已使已失
晉援而轉援晉以害已負心至此加使我二字自鳴其功
轉似操刃者之爲行父傳述其憤極之辭亦以顯行父之
與聞乎弒也如使以欲去三桓誣之何不卽以欲去三桓
罪之而必身受弒君之名哉歸父不奔晉而奔齊以晉欲

親魯而齊謀伐魯。可以報行父也。穀適立庶直斥之。不
顧先君。獨不畏于新君之怒。那知行父之無君矣。末寫歸
父盡禮正形文子之薄於先君曰。善之善歸父正惡季孫

讀左補義卷二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受業毛

昇增泰

填 垓 校

成公一孔疏魯世家云名黑肱母穆姜以定王十七年即

至此始十八年二年傳稱公創爲質於楚公衛成公子也

經 辛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程解周二月今之十。三月作止甲胡傳益兵也古者九夫

二月而無冰者冬也。三月作止甲胡傳益兵也古者九夫

印四即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甸出長一里此司馬

注一或之也唐李靖曰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

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甲所出

十有八人積四甲而其一乘今作印甲者印出一甲是一旬

之甲共百人爲兵矣每乘而增一。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

甲會三之一氏曰作資不宜作也。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

赤棘也。

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戎別種挾營在山西平陸縣界數邑不言戰莫之政敵也。

○冬十月

傳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在襄平文十七年郊遇之役。

王卿

如晉拜成。

第晉為

劉康公

王季

微戎將遂伐之。

本意一黃仲
忽生一黃仲
認得奇
始能明使透
出將何以勝
魏楚敗績

魏云

卑使來平不足伐也。

狄

叔服

周內

曰背盟而欺大國此

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之伐

數經翻反
一平一拜

茅戎

陳德傳見言王卿

三月癸未

敗績于徐吾氏。

茅戎之別

通說不

以信義將來秋成功

治不足貴況數乎

晉侯趨王事似有禮王與戎平又伐之似失信然晉主

之罪也茅戎擾王室當率諸侯正其罪何可言平平者和

解之謂自桓文以求皆言平戎于王而不知其非也

歸文昭而丁
人某三折
欲得也
父廷而平人
又思其亦
欲得也
欲得也
不足計也
山攻左何爲

爲齊難故作耶耶。秋。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陸而作耶。

前年魯乞師于楚以伐齊。楚師不出也。則事楚無益而齊有怨。且歸父連年使晉會楚與齊。楚相結。今逐之奔齊。恐爲魯禍。於是作耶甲以備之。皆行父謀國之不城也。成公新政不振而殃及於民也如此。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

道路傳聞。謂謀結。幾合城門。書閉。處處戒嚴。而晉侯亦急于得魯也。乃出郭而與臧孫盟。然則行父何以不會晉侯。孫侯曰。與僑如不協。不敢自出深心。而善自爲謀也。

秋。王人來告敗。解。秋。乃書。

冬。臧宣叔令降賦。繕完。治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

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齊侯伐我傳

同我者謂同讎伐我也。觀宣叔之言知齊援楚以謀魯衛矣。零星寫來總爲戰鞍張本。

經

王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

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杜預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新築衛地按今直隸魏縣南有新

築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

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殺梁曰殺去齊五百

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朱公鮑卒。

子共公罔立

庚寅衛侯速卒。

公滅立。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

此二段是影
不見楚語龍
人胆其其
楚人其其
意而不其
貽陳城之
齊侯為一疑
人而楚言失
石已伏敗根
齊侯多齊師
危如朝露而
時有勝亡歲
乘之懼相子
乘其伐魯以
傷其虛而齊

楚公子嬰齊于蜀

孫臏楚書公
子自要齊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

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二年春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

杜經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

門焉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竟弗

聽殺而轉

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外取邑

雖取還南侵及維邱詳述皆著齊頃

衛侯使孫良夫

孫良夫石稷世孫向禽將侵齊

與齊師遇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

遇其師而還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

矣不如戰也

石成子石曰師敗矣子不少須

衆懼盡

欲戰故成于欲使須救于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

齊侯使孫良夫

石成子石曰師敗矣子不少須

衆懼盡欲戰故成于欲使須救于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

僕僕得之師
還過於新築
元帥僅以身
免兩敗將得
魯衛之亡無
日見師子之
救自不可已

于奚微功許
以曲縣繁縷
亦見危急須
才家實除分

孔疏子者指斥孫子其言又曰于國鄭也限于辱矣賈見
并告宰相向禽故皆不出林楚我止于此以察齊且告車來甚衆新築
以衆退我此乃止師按此以下有闕文且告車來甚衆新築
人按孫桓子齊師乃止次于鞠居衛地林楚齊師知衛新築
故並告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鞠居衛地林楚齊師知衛新築
人仲叔于奚執築大夫故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于辭請曲縣周禮天子樂官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疏
奚云軒縣曲一面故繁縷以朝許之繁縷馬飾皆諸侯仲尼
謂之曲縣曲一面故繁縷以朝許之繁縷馬飾皆諸侯仲尼
問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
君之所司也主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器
以藏禮車服所以禮以行義尊卑有禮義以生利則利
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弗可止也已

提督王邵子
爲一篇之類

同云爲師
而不及衛師
者以衛師原
在新築也及
衛地三字是
神針暗度在
又云齊師在
衛者師至始
歸故晉師從
之于華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爲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滅直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卻克故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按不足以供請八百乘許之人六萬。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文子代欒書將下軍。代趙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往逆晉師且爲向導。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殺人之謗韓非于日卻子非分謗也益謗也。且使韓子不師，從齊師於華地。齊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知其過也。靡笄山名按今名千佛山在山東濟南。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府南十里。」靡如字又音摩笄音雞

提師之所至
見諸族無人
又欲請戰安
得如

兩軍決戰於
據新固築石
使人震駭正
與君不介馬
相映

榜其開頭也
樓元師病傷
亦濟

諸公和事

卷二十一

四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諸朝旦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

也來告曰大國齊謂齊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

請於大國無令與也師淹久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

命言自欲戰不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

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壘以投入禽之而乘其車其既獲

固釋已車而繫桑本焉以狗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曰欲勇

者賈余餘勇賈賈也言已勇有餘癸酉師陳于葦邱夏御齊

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緩爲右齊侯曰余姑也且

剪也盡滅此而後朝食不介也馬而馳之甲而馳晉師卻克傷

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也中軍將自執旗鼓故曰余病矣張

侯解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

師從之有基
雷擊而之勢
劉繼莊曰若
影武祿之
一刻一軍只

言病吾子忍之

朱血色血色久則殷今人謂赤黑爲炭色言血多汗車輪御猶不敢息休解解張凡中兩

矢折其矢以御兵事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

折之故吸吸亦間反

豈識之然子病矣市以其不謀已推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

殷之可以集事言此中軍成也統等

之聲之可以成勝齊

若之何其以病句絕敗君之大事也振甲

執兵固即死也

振賁也即就也林歷身披甲而手執病未及

死吾子勉之

所獲未絕鼓音四字直貫下文問答一面說語

鼓豈能

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克專孔疏

及平

枹擊鼓杖也接馬御克駕車之馬也優侯右手鼓左手御車

縱送無功故克之

馬逸不能止直入齊軍晉師謹敗後

音齊師敗績逐之

三周華不注山名按在山東濟南府城北

誤也惟伏琛金記引虞擊作枹讀如

韓厥夢子輿父謂已

跌言此山孤秀如華枹之注於水也

韓厥夢子輿父謂已

一車一車只
一刻而終之
以三綱章不
注全節前儀
皆震動

射其左右而
其厥外亦
固其爲御焉
能爲耳而發
知受困專在
此人

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那夏

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

射其左越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基母張晉大夫其無

喪車從韓厥曰請寓寄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皆死左右

然使立其處疏云以臂肘韓厥倭定其右倭俯也右肱則作

疏云言此者爲下丑父與公易倭由厥之達丑父與公易位

處將及華泉驂結於木而止結戶馬結也丑父寢於轡中

孔建周禮士乘樓車考工記樓車欲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

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補正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傷

那夏執御既不可下而丑父爲韓厥執繫馬前之繫馬絆也執

之職之職不能推車爲韓厥追吸吸韓厥執繫馬前之繫馬絆也執

張立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敬曰寡君使羣臣爲

陳銀元曰丑
父逃而巳
爲公子則逃
王而巳然王
較宋與之以
斷排元帝李
獨之以策配
字文奉事殊
而以智脫主
則一也

不是補弊
狄二師却亦

舊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本但爲二國救請不欲逼入君地謀附下臣不

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雨君若奔辟則爲辱

晉書并爲齊侯蓋故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言二看。時音題已不敏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厲父御佐車宛夜爲

右戴齊侯以免而統等韓厥不位故執繫再拜肯向丑父

車取飲。如君之使其臣然而君乃得。驛。獻丑。父。爲。獻子。將。遠。佐。車。副。車。宛。平。聲。發。扶。虞。反。

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子此將爲戮乎卻

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殺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

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晉求之
按知丑父獲免故三入求之

每出齊師以帥也。按猶警廨也。退入於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每出其衆且

營帥厚選晉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

不是伏卒乃
近徐闕而使
阻其逃也

何義門曰婦
人內夫家何
以反不問時
司徒

若以匹敵則
亦晉君之母

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與侯皆共逐自徐闕入
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今山東濰川縣有古徐闕碑
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卑遣故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
徒才貌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
乃奔走辟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
也辟司徒主壘壁子之石窠邑名按今在長清縣東南力救反晉師從齊師
人自邱與擊馬陘邱與馬陘皆齊邑齊侯使嬖人賂以
紀獻王磐與地得王獻王減細所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
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
難斥言其母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並畝對曰蕭同叔
故遠言之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而以義爲
事取忘強健
亦自感于下
孝也
先王封國自
有疆理何以
侵擾於下
李不厭位非
貴人則助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

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

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

飲詩小雅或雨或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飲而已唯

吾子戎車是利昔之伐齊循莒東行易朱子曰并田之故

交所以爲設險之竟而非戎車之利也若盡東其無顧土宜

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

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夏伯昆香商伯大盤承夷周伯

子以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伯先爵提桓文齊周據

楚莊爲所據者亦稱霸時楚莊在平南二年豈遽見稱于時參

師克而止
正義而專以
私意解人反
為正義所屈

穆天子傳曰。穆天子封安。能。穆。小國。供。從。王。命。宋。求。新。修。
保。考。伐。之。豈。得。為。齊。人。所。得。故。先。儒。多。從。世。解。補。注。云。伯。
者。長。也。官。為。諸。侯。之。長。也。霸。把。也。官。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
字。或。作。伯。或。作。霸。也。傳。以。五。伯。對。四。王。則。通。三。代。伯。者。官。之。
是。也。顯。李。林。云。五。伯。有。二。國。位。所。傳。通。指。三。代。國。語。云。祝。融。
伯。則。其。商。之。伯。有。明。據。者。孟。子。所。稱。五。霸。以。桓。公。為。最。則。就。
東。周。以。後。言。之。凡。以。力。爭。長。諸。侯。者。皆。謂。之。霸。如。桓。公。之。就。
也。按。史。記。言。造。王。句。踐。統。稱。五。霸。而。通。朱。襄。明。以。桓。公。及。
楚。其。霸。應。句。踐。為。五。霸。然。孔。子。未。嘗。言。五。霸。能。為。則。漢。書。以。
霸。予。之。如。云。管。仲。桓。公。霸。諸。侯。是。也。微。獨。未。襄。即。後。蓋。以。
凡。有。志。懷。楚。者。皆。可。稱。伯。其。無。功。于。尊。攘。敵。獨。楚。莊。即。秦。
穆。不。過。西。陲。雄。長。而。非。諸。侯。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退。無。疆。之。
疾。之。霸。也。此。秦。秋。之。義。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退。無。疆。之。
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詩。頌。殷。湯。子。實。不。優。而。棄。百。祿。
諸。侯。何。害。焉。不。然。許。不。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
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日。繁。畏。君。之。威。也。威。師。
徒。撓。也。敗。吾。子。取。微。者。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

使不幸再
其可聽其
母之命雖
一時憤激之
辭然因位夫
言其後之人
述其前後之
並同歸之地
又借得衛戶
中點出齊之
亡亡與齊女
子故相關照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櫬。火餘。背城
借一。欲于城下。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用。注言幸而城下亦當衛諫曰。齊疾我矣。諫師其死亡
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
寶。謂。我亦得地。齊歸而紆。紆也。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
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寡臣帥賦輿。以爲
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後于寡君。則空口以爲。寡無物
得。則可薦之爲口。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大夫。自師
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
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地。關當在山東陽穀縣境。陳。傳
言四卿。要公勞師。故不書上。鄆之。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祁克。士燮。欒書。已皆受王
命。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

諸田本義作
衛以正義作

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師主兵車侯

此力表卻獻子之功也。或曰：獻子以私憤與師，安得以爲功？曰：春秋無義戰，微獨筆也。卽名陵城濮之役，夫豈無一毫人欲之私？此戰意私而義則正，則以爲彼善於此也。傳以救魯衛爲主，分三大段。第一段至垂下注，是寫晉之勝卻克、郕之戰，將上軍從容應敵，全師以還，非林父輩所能望其項背。魯衛乞師，皆主卻克已一身任之矣。曰：以救魯衛，初討也。提出城濮，繼弱也。欲爲分辯和衷也。勝齊已基於此，然而齊君臣英氣勃勃，敵車衆盛，自羽蔽空，兩軍相持，此時勝負決於一瞬，而晉軍幾不能支，倏爾鼓聲高。

亮○馬○適○車○馳○大○旆○還○指○四○國○之○衆○莫○不○知○元○帥○陷○陣○併○力○
乘○齊○師○而○齊○師○大○勝○三○周○句○寫○勝○軍○聲○勢○百○倍○齊○人○所○以○
懼○而○來○盟○也○或○譏○克○幾○瀕○于○危○大○將○躬○履○行○陣○有○絲○毫○畏○
死○心○便○債○君○大○事○正○唯○萬○死○求○生○乃○見○力○量○或○又○謂○全○賴○
張○侯○之○力○不○知○寫○張○侯○正○寫○卻○克○也○第○二○段○至○予○之○石○
崑○是○寫○齊○師○之○敗○華○不○注○至○齊○都○有○二○道○自○卽○與○經○馬○陷○
而○入○是○爲○大○道○其○間○道○則○直○趨○華○亭○可○以○徑○入○徐○關○而○險○
堯○不○足○容○大○軍○觀○下○蛇○傷○木○柱○可○見○克○恐○齊○侯○從○此○遁○歸○
命○韓○厥○一○軍○追○之○復○分○軍○扼○其○歸○路○而○已○率○全○師○從○卽○與○
進○蓋○挾○笑○客○之○憤○意○在○生○獲○齊○侯○三○周○華○不○注○之○下○卻○克○
自○有○一○番○調○度○也○叙○韓○厥○一○夢○正○見○主○帥○令○嚴○奮○不○顧○身○

將及華泉。竟爲所及。斯時韓厥奉觴。外臣之脩禮焉。然丑
父代君。元帥之服。義甚速固。無往不與。齊君臣反照也。時
齊侯方率敗卒行。狄師衛師相繼斷後。徐關雖遲。安能飛
越耶。然而俱不敢害免之者。放一條歸路。使之逸也。辟女
子一段。向以爲質。蕭同反照。非也。蓋齊師之敗。音耗難通。
將疑將信。故舉國舍。皇婦女走問。遂使司徒內于限。聆露
行道中。而凡此盼其子婦哭其夫。徧國中矣。君免父免其
不免者。正多左氏極寫齊師敗况。而開閒致筆。使讀者自
會。豈體聖人不忍殺人之意。而不敢縱言之也。第三段
吾師從齊師至。末是寫哀婁之盟。卻克一路至此。胸中俱
是蕭同叔子笑客一憤。因其求成。欲以爲質。而封內東款。

只帶言之。明知必不可行。而故爲此激憤之語也。國佐傳。命義極正大。然其責晉之詞曰。若王命何無。乃非先王之命。何以爲盟。主從前結楚虐鄰。不服盟主。已將天澤大義。置之腦後。至此師徒捷敗。窮而反本。不得不援引周天子。聲靈壓服。大國又不得不以盟主尊。周之美號。聳動強鄰。曰畏威。曰徼福。曰繼舊好。是一篇乞盟表文。雖帶風稜。其中實餒。晉惟欲其共拒蠻荆已耳。竟之許平。又何待魯衛之諫哉。魯賂三帥。如其命服。想見慎重名器。亦以見晉大夫皆恪守王命。無求多于魯也。正與曲縣繁纓相對。晉爲勝師。而寫晉處。元帥傷于矢。張侯貫于肘。旣勝而後猶迷其左。趙車下。右。斃車中。備極狼狽。齊爲敗師。而寫齊處。

從嫡故修統
計其自生至
死無非爲國
不止一事也

衛庶繼祿尺
獨末喪之役
門內之哭近
於庶喪之哭

會之處棺有此物明是其飾。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
皆王之禮也。恰古外反。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
文十八年。死又益其後。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用爲臣
諸侯皆無用厚葬者。宋始爲之。中原從無用人殉者。宋始
殉之。文不足責其何爲者。華元樂舉何爲者。文盡禮於國
華元以下。無不以爲有道。故弑昭立之。及其卽位。至于如
此。固桀宋也。豈直葬已哉。華元與閭乎。弑種種不義。皆元
成之。所謂縱其惑者也。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
弔之未復命。衛人逆之。逆於門外。婦人哭於門內。
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設喪位。婦人哭於門內。
在門外。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肅正以
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喪禮有進無退故。

注云錄銘案
正臣一則全
誦錄爲夏姬
母神道通吳
猶是餘事色
迷至此可爲
千古才人永
堅

兩次獻忠却
有目爲謀三
牛在時

周云不爲夏
姬臣臣不至
族子反不
至奔命以死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
可。君名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食其色也。食色爲淫。淫爲
大罰。周書康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
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
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不可。是不祥人也。是天
子殺死無後之殺御叔亦早死弑靈侯。陳靈侯夏南
夏姬子。出孔儀。行父喪陳國。陳楚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
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爲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
乃止。王以子述尹。衰老。衰老死於邨。不獲其尸。邨戰在宜其
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又使自鄭。召
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必求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臣對

而致入郢之禍乃知楚之烈

蘇軾不知而道旁人觀者

曰其信知罃之父

荀首

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

荀林父

之季弟也

新佐中軍而善鄭

楚公子穀臣

甚愛此子

愛知罃也

其必因鄭

而歸王子

楚公子穀臣與襄老之尸

以求之鄭人懼於鄭

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

不得尸吾不反矣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

將爲陽橋之役

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陽橋在魯地按今在山東泰安州西北

使屈巫聘於

齊且告師期

臣竊室以行

申叔跪其委反之子從其

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淫奔

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也反幣物而以夏姬

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

郤克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晉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勿

族于

新出日錄
作結楚子
時十二歲
之以忠可謂
加入一等

讀之甫幾

卷二十

主

在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

許不

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爲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陳傳

傳因陽橋之役

脩載巫臣事

楚之橫肆極矣。天下之積憤日益甚。中國之人日謀勝楚。總無以洩匹夫匹婦之怒。於是將假手於吳。吳荆蠻之國。非能爲計。罪勤王之舉也。以吳攻楚。猶以楚攻楚耳。以楚攻楚。君子不肯爲天乃生一小人而極工心計者以鼓弄於其間。於是晉與吳逼而吳楚之讎成。夫乃知巫臣爲春秋所不可少之人。此篇言其於瑣屑事如此。豈漫無關係。作此閒情好色之篇哉。討陳弒君。卽欲納夏姬。桓文必不

居功之道傳
屢言之甚深
惜死狗意
之禍也
三千各語多
如其位而不
欲受名則上
道與上段

爲也。然莊每以仁義愚人。故巫臣卽以仁義之說止之。君
不納。夏姬臣欲納之。狐趙所不爲也。然子反常懼禍患之
及。故巫臣卽以禍患之說止之。正議宏論。乃至敗露而嗣
君猶以爲忠。蓋理足以勝之也。賀養敬曰。以此法聽言。
天下豈有不盡之情哉。如不問其言之是非。而先求其立
言之心。事刻意搜求。將拚口結舌。而國事壞矣。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杜解士會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
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金已補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
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
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荀庚將

不問其文于上軍在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證也止用

代行故稱即以謀。傳言晉將克鴻慎之青幾是莽男子此補前傳未

命也。勸何力之有焉。及以見卻克之勝齊非一路剛愎也

鞍之戰未段寫卻克鴻慎之青幾是莽男子此補前傳未

及以見卻克之勝齊非一路剛愎也

宜公使求好於楚莊王。本宣公薨。宋克作好。十八年。公卽

位。受盟於晉。元年盟。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楚不聘。而亦

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解

楚侵魯及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而喪先君共王卽

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王以衆士安。夫文主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

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

宜公魯國求好于楚。遂與子孫。月去。楚使。有。其。而。有。人。有。使。楚。放。

注云先叙典
師之由次叙
用師之衆而
魯衛受盟矣
於是罪諸國
之罪及蔡
許之失位皆
以明晉之不
執也

大戶

閭民

已責

責蔡

逮鰥

施及

救乏

赦罪

悉師

王卒

盡行

彭

名御戎

蔡景公

爲左

許靈公

爲右

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

雖無楚兵

二君當左右

之

位

雖云君親在軍君當車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此

王車雖行

王不在

故不立

城有使

御者在

中蔡許

二君當左

右之位若

二君皆彊冠之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

公

夾衛王然

二君

皆彊

冠之

楚師

侵衛

遂侵

我師

于

公

賂

之而退

使

賊孫

叔往

辭曰

楚遠

而久

固將

退矣

無功

而受

名臣不敢

退楚名

楚侵

及陽橋

孟孫

歡

請往

賂之

楚侵遂

楚侵遂

孟孫

孫請以

執斷

人執

城女

王反

執紼

織布者

皆百人

公衛

孫

公

爲質

以請

盟楚

人許

平十

一月

公及

楚公

子嬰

齊

蔡侯

許男

秦右

大夫

說宋

華元

陳公

孫寧

衛孫

良夫

鄭公

子去疾

及齊國

之大夫

盟于

蜀

齊大夫不魯卿

其名非卿也

不書

盟也

於是乎

畏晉而

與楚盟故曰

畏晉

而與

楚盟

故曰

盟

既之也

按十二國共盟晉豈不

知而云

竊盟者

不敢告晉而私

盟

諸侯何以
與之蔡侯
許男不書
乘楚車也
謂之失位
乘楚王車
爲左

未以言倫
即以其國
父子不能
其心必如
然後能用
臨以民可
便之何德
法一乘貴
比漢深矣

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寧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
位則國安而民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滅
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望。
甘心爲楚人也。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
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望。
位則國安而民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滅
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寧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
居辭也。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言後人必是行也。晉
辟楚長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
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周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
者衆也。衆言股以散亡。周以衆興。成
此會。嬰齊盟。蜀合傳。從宣公求好。叙起。及成公之時。齊結
楚以謀魯衛。魯盟晉以敗齊。茲掃境而來。晉猶畏衆不出。

况魯乎。師至于蜀。深入陽橋。使臧宣叔求成。畏不改往。獻于晉。險如師路。楚復以公衡爲質。請盟者。獻于諸之。嬰齊也。楚人許平。退師次于蜀。蜀爲魯地。以蔡許二君爲辭。必欲得公爲主人。故公不得已。遂會嬰齊于蜀。以俟諸國大夫之至。夫楚國之君。會楚大夫。其辱甚矣。然當宗社之危。勉強與會。其與盟荀庚孫良夫在。無事時者。有間豈得與失位之蔡許。同日語哉。此發明經書公會之義也。或曰輔氏之役。秦鋒已挫。鞍之戰。齊堅已摧。皆足以遙視楚人之膽。何難戰楚使服。此不識時務之言也。鞅之戰。至此甫三月。楚人逆料晉師已疲。而三月中厚施於民。使民效其死力。傾國而來。且以救齊爲名。俾齊不爲晉用。而秦人助。

惡先諸侯而首從于蜀此其勢豈易挫哉時巫臣新奔晉如可覆楚必爲晉告蓋以晉之力不足以制之也然晉之無以制楚由於不能惠恤其民之故使能行仁政而善用其衆同心同德周之十人可敵商之億兆而况強大之晉夫復何畏哉此發明聖人歸責於晉之義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用也王命涇酒涇酒注于色而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國甥舅異姓侵敗王畧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教親不獻四件禁淫惡也謂諸掠百姓取因也今叔父克能遂也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直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登伯

不直
之非
使軍之

亦不必
過一
局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

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于

天子自稱

又奸先王之禮

齊謂獻余雖欲於鞏伯其欲受于天子

舊典以忝叔父

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其與周

寧不亦淫從

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諱士莊伯

不能對王使委屬

於三吏三公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於卿

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善也王畏晉故私

前年定王邀擊莒戎反爲所敗使王人告難于晉而晉方

謀齊不暇及此番獻齊捷于周王心不能寐也故首言勝

夷狄則當獻捷而中國則不必用此禮兩王命伐之隱然

見命之伐戎而不赴不命伐齊而伐之自以爲不世出之

功獻捷於王。又不使上卿。是失禮之申。又失禮矣。齊爲大
公之後。以怒而伐之。我敗。王師獨不怒而置之。耶語語注
到告難不赴上。而却不明白說出。冤風刺之旨。嚴于斧鉞。
傳于楚盟。中國之後。特著此篇。見周室聲靈未替。霸國受
責。惟謠荆南。僞天子無從厠足也。

經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經未葬

而稱曰以接隣國非禮也按稱。辛亥葬衛穆公。衛侯不臨

子稱爵皆本其接隣國之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三年喪畢

先君。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宣公神主

之葬。新入廟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
而遇災故哀而哭之。按杜說是也。黃若晦謂如斧之成則則
何至三。乙亥葬宋文公。七月而葬。黃氏曰以。夏公如

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僂如師。

師圍棘

汝陽田之邑接今當為直隸鹿縣地

○大雩

以過時書。晉卻克衛孫良

夫伐虜咎如。

赤狄別種咎音慈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

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可未及孫良夫盟

先著後衛尊霸

主。

鄭伐許

不齊將帥告辭晏呂木中日先備以不稱人者皆狄之恐未必然記事有遠近有詳畧不可以

一槩論褒貶實不在是

傳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

莊解討鄭之役也。鄭役在寅

魯未衛方與謀于野旋而從聖人所與也。秋老可

見中國諸侯不忘晉國之求心矣以德撫之孰不改國北向

遂東伐鄭

晉深入鄭公子偃

穆公帥師禦之使東鄭獲也。伏兵

諸鄭

音莫又

敗諸邱與

鄭即與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書皇戕如楚獻

提

前已服齊今又得宋晉霸有基矣。書伐鄭而不書其敗重

霸主也。陽橋之役。鄭從楚師伐衛。及魯。魯衛惡之。故有伯牛之役。傳云討邲戰者。以鄭自邲役。久服于楚而無惡。不與偕也。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經筆鄭自撤藩蔽以問楚冠許近于楚楚許而後至鄭鄭恃楚。許亦恃楚。乃以其不事鄭而伐之。不虞楚討者。以伯牛之役。敗晉偏師。楚交益固也。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莊解

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知罃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遂知罃。曰。

子其怨我乎。對曰。三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

反執事不以戮技。以血塗鼓。為戮技。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

以爲暗出德

捷捷不動楚
字宜示本候

然無德已
回覆到無可

轉身又使來
機便可就新

未家部以則
死且不朽

開應其期
然後與他期

自來則改
正意而改乃

可爭也極持
險之妙

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固其社稷而求紓也

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害也有故而釋其力維反因以成其好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王曰子歸何以報

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

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

以爲戮死且不朽勝其不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首謂于異國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

不獲命謂于外也而使嗣宗職謂其宗祀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

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其弗敢違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若壻爲後來三駕成楚人物自有一種根柢故預爲叙出

以見霸佐非偶然也。楚許歸轂者，以歸轂臣之故，乃首佐中軍，知其必用，故欲邀一言爲後來口實。如成王之于晉公子重耳也。囚轂疑有怨，釋轂疑有德，第一誰敢在楚乎？意中第二誰敢已是詞嚴義正，而必欲責之以報也。又從歸晉上開出死生兩路，尋常報德，動曰身在圖報，此反云身死則含恩入地，不朽楚德。若或不死，而又見用，則以忠於晉者報楚，乃見晉得公忠盡禮之臣，方不負楚君釋轂生還之義，所以報也。觀知武之對，幾不知其後來若何伐楚，然激至後三駕伐鄭，却未遺以一矢，可見英雄作用，非人所料。

秋叔孫僑如

叔孫得至子

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百也棘改

陽之邑本魯故邑今還魯不
服畏稅賦即甲之苛政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唐告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

民散入唐晉唐告如潰上失民也。
如故討之。

必欲盡潞氏餘孽。用心何褊刻如此。且不事楚楚之功而

邀殘狄之利。故于其潰削之杜謂經闕非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莊經林父之子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宜七年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

晉也。其位在三。下卿疏云。於時卻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也。將佐有六。第三猶爲

下卿則餘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降二等上下

春秋時衛于晉爲小國衛之上卿僅敵晉之下卿則二子班同也自當先霸主之使矣使良夫國之不以爲察已

方知禮公族
凡應葬之族

讀本補義

卷二十一

先

如是古之制也

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

春秋

時以強弱爲大小故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以盟主故先之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陳傳）時而道盟之於是始（發）二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僖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韓厥趙括鞅朔韓穿

荀驪趙旃皆爲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荀驪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從紀

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從紀

顯稱六軍陳傳已兆六卿之禍）

不以蜀之盟爲恥但以鞅之戰爲榮（邲之敗先穀旃括

皆僨事之人而旃與趙錡欲敗晉尤晉之逆臣也）即鞅之

功亦在張侯印之下乃穀滅其族而旃括爲卿何刑賞

之頗乎

則云荷非易
位我後見會
荷非中御卿
亦不免痛足
思痛在一祖
中

齊侯朝於晉將授王禮行朝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

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齊侯

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胡

異服也言服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

堂也

齊賈是木強人兵敗則服服則不貳嘻卻克已甚矣厥語

足擅辭命之長

荀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與諸褚中以出林云偃既謀之

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

吾無其功敢有其賈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邈適齊傳

在楚似本於
報恩歸者又
勤子報德賈
人無功不敢
有其賈歸子
也子無功賈
欲其其報

知善
之賢